

陈本德 著

无为斋诗稿

无为斋论稿

陈本德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沈阳

(辽)新登字第9号

无为斋论稿

陈本德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铁岭辽北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5 字数:130千
1994年4月第一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责任编辑:蒋秀英 封面设计:刘湘

ISBN 7—5610—2790—7

I·294 定价:3.80元

目 录

史笔冷峻论兴亡	
——评《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	1
八旗诗歌之洋洋大观	
——评《熙朝雅颂集》	7
不为尊者讳，尊者更伟大	
——评《早年毛泽东》	10
匠心独运的设计	
——评《历代赋辞典》之装帧艺术	13
评《编写必备》	
一本没有署名的书	
——读《旧诗新话》	17
苦海无岸，渡向何边？	
——海侃《废都》及其他	19
身在佛门心在红尘的妙玉	
——闲侃红楼之一	47
荣国府中的“工资制度”	
——闲侃红楼之二	51
《红楼梦》与编辑	
——闲侃红楼之三	57
论妇女期刊之竞争	
对“上帝”负责	
——学习鲁迅严谨的编辑作风	70

下笔之前费思量

——关于编辑工作的一孔之见	74
编辑这活儿：非兢兢业业不可.....	78
编辑应懂得逻辑	82
登徒子、陶渊明及其他	
——漫议报刊批评与表扬	89
精短文章见功夫	93
新闻标题应简洁厚重	97
咬文嚼字说“海外”	99
迎新与怀旧.....	101
“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	107
“三令五申”与“屡禁不止”.....	110
“可爱”的南郭先生	113
走你的路，任凭人们去说	115
不薄国人恭外宾.....	117

附录：无为斋吟稿

夜读口占	119
假日	119
游陶然亭	119
相思	120
棒槌岛秋泳	120
“而立”有感	120
早春闻雁	121
琴台怀古	121
偶成(三首)	122
老虎滩观海(二首).....	123

悼毛泽东主席逝世	123
咏蟹	124
游秦淮河	124
谒文水刘胡兰纪念碑	125
赠孙伯胤君	125
题张志新烈士遗照	126
贺李连发、韩梅新婚	126
读《白水斋诗词》	127
贺辽海诗社成立	127
为秋洁女士题照(八首)	127
寄关东女侠(三首)	129
无题	130
谒西安张公馆	131
秦始皇陵	131
大明宫遗址	132
杨贵妃墓	132
沉香亭怀青莲居士	133
过巫峡	133
灞桥	134
西湖行吟(六首)	135
万年寺口占	137
咏峨眉女尼	137
学书偶感(三首)	138
观兰亭鹅池	139
抒怀	139
国足饮恨吉隆坡(二首)	139
观蒂芬尼“人妖”表演	140
香港夜景	141
洛阳白马寺	141

浪淘沙	景山古槐	142
苏幕遮	九一三事件	142
生查子	豆腐脑事件	143
谒金门	起名风波	143
浣溪沙	赠左得奇先生	144
莺啼序	哭周恩来总理	144
临江仙	天安门事件	145
齐天乐	打倒四人帮	145
诉衷情	丙辰除夕感怀	146
满江红	赞马占一	146
西江月	莫愁湖	147
前 调	蓬莱阁	147
前 调	杏花村	147
念奴娇	悼张志新烈士	148
扬州慢	悼亡友	148
虞美人	戏赠记者	149
沁园春	晋祠难老泉	149
忆王孙	雪花	150
诉衷情	赠诗人赖春泉先生	150
少年游	赠杨女士	150
长相思	戏赠刘二小姐	151
点绛唇	戏赠陈二小姐	151
满庭芳	送赵二之川	151
西江月	砚友聚会	152
鹊桥仙	咏云	152
前 调	答友人	152
何满子	故园遇故人	153
临江仙	赠孟教授	153
蝶恋花	春园	153

南歌子	观张震泽教授书画展.....	154
西窗烛	步原韵和王振纲君.....	154
鹧鸪天	山城怀旧.....	154
临江仙	赠书家徐炽先生.....	155
风入松	赠诗家张其华兄.....	155
破阵子	赠傅月华女士.....	156
醉花阴	赠诗家罗继仁兄.....	156
水龙吟	寄江南旧友.....	156
声声慢	悼先师张震泽教授.....	157
捣练子	漓江放舟.....	157
巫山一段云	赠李下君.....	158
好事近	贺友人离婚.....	158
菩萨蛮	五十自寿兼自嘲.....	158
后记	159

史笔冷峻论兴亡

——评《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

“17世纪以前，满族这个名称还是未见经传的未知数，但是当其一旦登上历史舞台”，它的八旗劲旅几乎是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便以武力取代了“庞然大物”朱明王朝，开创了大清帝国二百余年的“基业”。满族“如何能创造这一奇迹，连他们自己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看来，其中“令人迷惘的奥秘和莫测高深的哲理”，只有留给历史学家去思考和研究了。史学家孙文良教授的史论集《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便是一部探索这一“奇迹”的专著。在这本作为“中华学术文库”之一部的著作中，作者以史家特有的冷峻和睿智，经多年的潜心研究，对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之历史，作出了深入、客观而精僻的论述。拜读之后，获益匪浅，颇有茅塞顿开之感。

作者在《论满族的崛起》、《新兴满族的农耕生活》、《崛起辽东的满族文化》等专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满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作出了周密的考证和论析。满族的历史从何时开始？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中外学者各执一说，论争多年。此书作者的结论是：“满族真正以一个民族出现，只能说在17世纪初，即明代末期。”此结论虽亦为一家之言，然而由于文中征引史料之翔实，立论之有据，辨析之精到，也足以令人信服。

作者认为，满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形成，源于明代女真人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大部分女真人成为满族，少部分女真人分化为锡伯、赫哲和鄂伦春等少数民族，同时也有原不是女真人的汉族、蒙古族和朝鲜族人加入了满族的行列。作者强调指出，“满族历史从明末开始，并不是说构成满族的成员到了明末才降临人间”；“满族虽然是从明代女真发展而来，但不能把两者同等看待”，应把二者“视为历史上形成的两个民族”。作者还指出，满族之形成，其杰出人物努尔哈赤起了重要作用。

从 1583 年（明万历十一年）起，经过三十多年努力，努尔哈赤以战争为主要手段将众多的分散、独立的女真部落统一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即满族共同体。这个满族共同体形成后，努尔哈赤把原来女真人出师行猎的生产组织改造成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1599 年，努尔哈赤还亲自主持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即流传至今的满文。从此，满族以明显的民族意识崛起于辽东。作者还在这些专论中，对满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和分析。从中，我们得知，形成满族的主体之女真人的一些部落，在元末还过着“无市井城郭，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的生活。入明以后才逐渐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满族共同体形成后，满族基本进入了农耕、定居的生活，并进入城郭文明的时代。由此，“满族文化的旗帜已在辽东竖起”。满族发展之起步较晚，但其发展为何如此迅速？作者分析了多种历史原因，其中特别强调了满族对汉族文化的学习和吸收。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都倾心于汉族文化的学习。努尔哈赤还特别喜欢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他还命令手下之文臣大量翻译汉文经典书籍。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学习汉族文化过程中并非一切汉化，而是十分“注意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优长部分”，文武并重，“国语骑射”，同时强调。属于本民族的八旗制度及其它名物制度，“如满族不送礼的诚实俭朴的民风和妇女不缠足的优良习俗，都曾以行政命令等形式，使其保持不变”。满族之所以能后来者居上，

并“叱咤风云，震惊中外”，其中的奥妙与哲理，从他们善于学习，并且是向自己的对手学习的这一点上亦可略窥一二。也可以说，善于学习的“学生”，总是比妄自尊大的“老师”前程远大。这是一条早被历史验证，并且现在依然被中外无数事实所验证的经验。

努尔哈赤在其羽翼未丰之时，“臣服”于明朝，明朝也屡次对其加官晋爵，后来他感到羽翼已丰，同时也看清了大明王朝外强中干的本质，便于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为大清）政权，与明王朝分庭抗礼，公开决裂，并决心夺取大明之天下。为达此目的，不断发动侵明的战争。这些连年不断的战争，既是后金安危之所系，亦是明王朝安危之所系。作者在《明清战争述略》、《萨尔浒之战》、《论明与清松锦决战》等专论中，对明清间几次有决定意义的战争，作了较为详尽的综合分析，颇有独到之见解。从中不仅可以领略当年辽沈大地金戈铁马、旌旗猎猎的激战场面，也可领略战争艺术之深刻内涵。

被列宁誉为“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作家”的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茨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在努尔哈赤的武力进攻面前，明王朝已无法在政治上控制这个称雄关外的“龙虎将军”（明授予努的官爵之一）。1618年4月，努尔哈赤率两万铁骑攻占了抚顺、清河等地，明将李守芳投降。使明王朝切实感到了来自关外的威胁。这年冬天，明王朝倾全国之力大兴问罪之师，调集全国精锐将士九万余人兵临辽东之萨尔浒（今辽宁新宾西浑河南岸，其时为努尔哈赤之大营），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萨尔浒之战，企图一举消灭努之后金政权。明朝大军，兵多将广，又是正义之师（讨伐反叛的罪臣），然而战争的结果却出人意料，以明军之惨败告终。此战明军将吏战死三百余人，军士战死四万余人，“横尸亘山野，血流成渠”。在以后几次重要战争中也几乎是明军屡战屡败。作者在分析明军屡败原因时，既指出了战场上明军指挥失当，文武将吏不和，号令不一，各自为战，以至“孤悬不能相首尾”等原因外，还一

针见血地揭示了更深层的原因，即明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的腐败：皇帝昏庸，阉党专政，结党私营，排斥异己，残害忠良等等。作为最高军事指挥部的最高统治集团如此“反动腐朽”，反映到战场上则是屡犯兵家之大忌。拿破仑说：“政府要相信自己的将军。”而明王朝却反其道而行之。袁崇焕是明对清战争中有勇有谋的少数优秀战将之一，曾在宁远之战中大败清军，取得了对清战争中“第一个巨大胜利”。然而，阉党却借故将其撤职。后来虽重新起用，但终因多疑的崇祯皇帝听信谗言，并中敌人之离间计而将其杀害，成为千古奇冤。守土有功，曾与袁崇焕一起收复辽西大片失地的兵部尚书孙承宗，也因功高望重而遭魏忠贤之忌恨，借故将其罢官，代之以魏之亲信、怯懦无能的阉党高第。致使“阉党监军，将帅事权不得自专”，虽兵多将广而不得其用，焉能不败？正如太史公所言，“置将不善，一败涂地”是也。明军战场上的惨败，正是上层政治上昏庸腐败的直接反映。明上层之腐败，“君暗臣蔽”，连皇太极都看得一清二楚，故敢于大举进攻，长驱入关。书中揭示的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至今似乎仍有警世之意义。

在辽沈之战中，也是明军大败，清军占领了沈阳、辽阳及辽河以东之全部地区。此时的辽西重镇广宁（今北镇之县城）对明之存亡关系甚大，明调集重兵 14 万驻守广宁。但终因驻守广宁的巡抚王化贞与经略辽东军务的兵部尚书熊廷弼大闹矛盾，攻守策略完全不同，手握重兵的王化贞完全不听熊廷弼之调遣，“经抚不合”严重损害了广宁的防务，结果被清军打得落花流水。熊、王二人落荒而逃，侥幸保住了性命，然而却被阉党魏忠贤逮捕入狱，并罗织罪名先后将二人斩首。明军如果守住广宁，在辽东之恢复之计尚有一线希望，广宁之失守标志明在关外大势已去，恢复之计完全化为泡影。故广宁之战乃大明王朝生死存亡之紧急关头，在强敌面前，本应精诚团结，统一号令，共同对敌。但是，此时明军与朝廷上下依然是各行其事，互相制肘，自相残杀，

自我消耗，如此大明朝岂有不败不亡之理？《红楼梦》中的探春姑娘在预感到“白玉为堂金作马”的“百年望族”贾家即将衰败之时，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此言用之于大明王朝也是很恰当的。如果大明王朝这个“百足之虫”不是“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的话，那么，即使是英勇惯战的八旗劲旅，将其“杀死”又谈何容易！难怪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总司令说：“我对于我们自己内部的倾轧，比对敌人在计算我们，还觉得可怕。”可惜当时明朝当权者没有这样的认识。故明王朝是在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双重打击下灭亡的，也是自相倾轧，自杀自灭，自取灭亡的。

明末之际，关内有两个农民起义军的政权——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和张献忠领导的大西政权，与关外的大清同时争夺大明天下，而明朝则是极力要保持原有的统治权。四方角逐，究竟鹿死谁手？对此，作者在《论清初统治的因革与变化》一文中说了一段耐人寻味，余意绵长的话：“……按简单的推论，大顺最革命，大明最正义，大清都不如他们，结果却成了最后的胜利者，岂不令人深思？”可见历史的发展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真是变幻莫测。“最革命”和“最正义”的却失败了，灭亡了，这正是历史留给人们的无尽思索，也是历史留下的“千古遗恨”。看来这“简单的推论”其实并不简单，这说明在历史研究领域还有很多文章可做。以史为镜，可以观得失，察正误，知兴替。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一个民族求发展过程中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不可等闲视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已成为过去，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帝王将相，都归为尘土，然而历史上成败荣辱的启示却永留后世，而历史研究的课题也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不能不对那些在寂寞的历史学园地辛勤耕耘的学者表

示敬意，也不能不对出版此类颇有学术价值，而不一定“畅销”的学术专著的出版社的编辑表示敬意。

(文中未注明出处之引文皆引自《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一书)

八旗诗歌之洋洋大观

——评《熙朝雅颂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发掘整理中华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出版界的重视，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清代铁保辑录的满族八旗诗歌总集《熙朝雅颂集》，作为发掘满族文化古籍计划中的一部，已由赵志辉等点校，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举意义重大。从这部书中，我们不仅可以领略清代满族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可从中看到满族作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还可以看到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融合与互补，特别是在诗歌创作领域更是如此。

《熙朝雅颂集》辑录了清初至嘉庆年间的 534 位诗人的 6000 多首诗作，计 134 卷，可谓清代八旗诗歌创作之洋洋大观，使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八旗诗人创作的全貌。这部卷帙浩繁的诗歌总集，虽非篇篇锦绣，字字珠玑，但也不乏佳作。此书之书名乃嘉庆皇帝“钦定”，他在序言中还申明了辑录和欣赏诗歌的原则：“非爱其诗律深沉，对偶亲切；爱其品端、心正、勇敢之忧，洋溢于楮墨间也。是崇文而未忘习武。若逐末舍本，流为纤靡曼声，非予命名为‘雅颂’之本意。”又说：“知干城御侮之意者，可与言诗。徒耽于词翰侈言，吟咏太平，不知开创之艰难，则予之命集，得不

偿失。”明确道出了编纂这部诗集的苦心和宗旨。书中大部分作品确实也体现了《诗经》中“雅颂”之旨——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书中辑录的大多是皇室成员、八旗诸王及文武百官的诗作，纵观全书，其中吟咏太平、歌功颂德的平庸之作不能说没有，但为数不是太多。这无疑提高了这部书的思想、艺术价值。司马迁有云：“《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熙朝雅颂集》中也有一些“发愤”之作，如恒仁的《感物次薰之韵》：“可来指灯蛾，损躯赴炎燠。岂知资气焰，蹈火恐不速。”佟世思的《哭妇翁景光斗先生》：“三军死战黄堂破，一杖生还白发垂。”顾琮的《愁客行》：“绿竹夜静声遏云，座中愁人如不闻。侧身独出阶前立，向月抚膺长叹息！”李方勤的《绝米吟》：“谋道愧诗书，谁能解谋食？……况乃在吾侪，饥躯安足惜！”等等，有一些“从征效命”的诗作写得悲壮而有气势，如施世纶的《克澎湖》：“带甲横波摧窟宅，悬兵渡海到艨艟。烟销烽火千帆月，流卷旌旗万里风。”甘运源的《后羽林郎》：“欲行入我室，娇妻牵我裳。丈夫重义气，女子胡悲伤。生当扞国难，死当为国殇。战骨没沙碛，英魂还故乡。”佟宁年的《登镇海楼》：“五岭插天遮百粤，西江旧海汇三城。悲风落日边笳壮，秋色长空北雁横。”等等，这些诗篇抒发了诗人“公忠体国”的热血豪情及牺牲精神，且音韵铿锵，激越奋发，有如铁板铜琶唱大江，深得“诗言志”之旨，非纤靡之音可比。

书中辑录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几乎全中国之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尽入诗人之笔端。这些作品不仅讴歌了华夏山川之壮美，同时流露了诗人沉挚的爱国主义情怀。辽宁是满族的故乡，也是满族兴起的发祥地，故有不少诗作吟咏了辽宁的山川风物，其中佳作叠出，不少作品颇具唐代山水田园诗的风韵，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如高塞的咏千山之《龙泉寺》：“梵宇起中天，重岩响碧泉。虚堂清晓露，幽壑静鸣蝉。窗引螺峰翠，松含象岭烟。空怜名胜地，尘世几高眠。”诗的意境空灵而幽远，几乎可以同唐代的山水诗大家王维、孟浩然的作品相媲美。书中有

曹雪芹的朋友敦敏、敦诚兄弟的诗作 93 首，其中敦敏的《赠曹雪芹》，敦诚的《寄怀曹雪芹》等颂扬了曹雪芹之文采风流，也对穷愁潦倒的曹雪芹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是研究曹雪芹生平和创作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还有曹雪芹之祖父曹寅的诗作 55 首，从中可以了解多才多艺的曹雪芹之家学渊源。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作为“余集”还收录了 16 位女诗人的 96 首诗作。这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由官方编纂的诗歌集中，能破例给女性作者一席之地，实属难能可贵之至。

《熙朝雅颂集》中作品之题材非常广泛，绝非一篇短文所能一一述及。总之，此书的点校出版，对于研究了解八旗诗人之诗歌创作，对于研究了解清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完备的资料，此乃功在千秋之不朽盛事也。

此书印刷优良，装帧精美，足见编者之匠心。然而由于此书部头颇大，长达 120 万字，1700 页，且只录诗作，不加诠释，故只适合专门人员阅读研究之用，不利于普及流传。如果能从中精选 300 首左右，再编一选本，并详加注释，配以导读之文字，定能受到广大读者之欢迎，不知编者有此意否？